

长篇小说

# 情与罪

刘儒 ●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# 情与罪

刘儒 ●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与罪 / 刘儒著. —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 
2005.12

ISBN 7-204-08176-5

I. 情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6918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情与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刘 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 划  | 杨在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波勒格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| 凌福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鑫旺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9mm × 1194mm 1/32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18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-5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204-08176-5/I · 1730 |
| 定 价  | 21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 (0471) 4971562 4971659



### 作者简介：

刘儒，陕西省凤翔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任张家口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坚持业余创作二十多年，已有三百多万字作品问世，获得过全国和省级文学创作一等奖，作品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、贴近现实生活见长，在全国有一定影响。出版的主要作品有《人大主任》、《美人祸福》（《官场女人》）、《古塞风流》、《明眸》、《神探》、《大潮仕相》等。其中《人大主任》和《美人祸福》在全国畅销。《美人祸福》被盗版成《官场女人》，盗版本达八种之多。《人大主任》是第一部描写中国人大制度的长篇小说作品，被改编成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全国播出。

装帧设计:  工作室

## 前 言

这是一部悲剧作品。

在这本书里，作者在人物塑造上个性鲜明，有独特的视角特征。在心理刻画上，采用意识流的手法，生动灵活。故事情节立意新异，不落俗套。

小说从一个叫敖包村的地方展开铺述，一段关于畸恋和罪赎的故事便由此演绎开去……

书中主人公在浩劫中遭受极大的屈辱，灵魂和性情被强烈扭曲，以致身犯毒杀之罪，被判死缓。而巧兰竟为她真情付出，狱中代他受死，使主人公灵魂和良知受到猛烈的震撼和撞击，从而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，悔罪意识尤为强烈。

主人公面对严酷现实，以钢铁的意志克服重重艰难险阻，取得了狱中上下的好评，终于获释重见天日。

回到家乡以后，为了履行巧兰对他的委托，做



出了很多善意的事情来。

最后，因心存对巧兰的负罪感，依然象巨石一样压在心里难以自拔；最终，他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表达出对以往恶行的忏悔……

编 者

2006 年于北京



## 目 录

## 【上 部】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狂涛席卷降临敖包村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 | 锁在庭院深处的新娘 ..... | 10  |
| 第三章  | 偷窥者 .....       | 19  |
| 第四章  | 神秘的地洞 .....     | 29  |
| 第五章  | 粗野猎人罗曼史序曲 ..... | 39  |
| 第六章  | 炕洞里的姐弟情 .....   | 48  |
| 第七章  | 烈酒溶化了灵与肉 .....  | 58  |
| 第八章  | 情妇心生死念 .....    | 67  |
| 第九章  | 奸情微露狼子起狼心 ..... | 78  |
| 第十章  | 枪口 .....        | 89  |
| 第十一章 | 毒杀 .....        | 99  |
| 第十二章 | 情夫情妇入牢房 .....   | 108 |
| 第十三章 | 情妇代人赴死 .....    | 118 |
| 第十四章 | 生死诀别 .....      | 126 |



## 【下 部】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狱房“牢头”大施淫威 .....      | 131 |
| 第二章  | 为求生忍辱负重 .....         | 140 |
| 第三章  | 牢中的“自卫战” .....        | 149 |
| 第四章  | 牢狱中的阴恶与赤坦 .....       | 159 |
| 第五章  | 一场火灾烧出了一对难兄难弟 .....   | 169 |
| 第六章  | 转危为安，浓雾里透出亮色 .....    | 180 |
| 第七章  | 走出死亡谷 .....           | 189 |
| 第八章  | 狼子重见天日 .....          | 199 |
| 第九章  | 十年磨砺，狼子筹志施行赎罪心愿 ..... | 210 |
| 第十章  | 坦然跳出情与义的窘陷 .....      | 220 |
| 第十一章 | 好男儿白手创业当自强 .....      | 230 |
| 第十二章 | 仇人冰释前嫌提供赞助 .....      | 240 |
| 第十三章 | 狼子暴发不忘回乡悔罪 .....      | 251 |
| 第十四章 | 企业家诱惑接踵心中惟存至爱 .....   | 261 |
| 第十五章 | 狼子魂归故土会巧兰 .....       | 272 |



# 上 部

情  
与  
罪

## 第一章 狂涛席卷降临敖包村

他想起了父亲临死前给他说过的话，只要好好打猎，积攒些钱，就可以娶到媳妇的。所以，他开始早出晚归，打猎，卖钱，仔细地计划着花，把富余的钱攒起来。

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初夏的午后，广袤的中都草原上，看不见羊群的飘动，看不见牛阵的悠闲，更看不见骏马的飞腾，一片宁静。万紫千红的大草原，就像是一个睡美人那样，孤孤地卧在这苍穹之下，只可惜少了欣赏她的生灵。

在一片开着金莲花的草丛中，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。他好像也睡着了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他的手边，扔着一枝猎枪，还有几个猎物。他叫狼子，是个落难的猎人。

忽然间，有个豹子从草地上跑过，正好踩到了狼子的身上，狼子被惊醒了，豹子也吓得飞奔而逃。

狼子很快从地上坐起来。他看了一下正往远处逃跑的豹子，不紧不慢地拿起猎枪，只听哐地一声响，那豹子就在远处的草丛里栽倒了。



枪响声打破了草原的宁静，使那凝重的空气颤动了一下，随之就有几只鸟儿从周围的草丛里惊飞了起来。

狼子仰头看看那些飞起来的鸟儿，却没有兴趣再打它们。他扔下手中的枪，又在原来的地方躺下了。

草原又恢复了方才的宁静。

高天上的太阳，好像不解地看着这宁静的睡美人，慢慢往西移去了。

直到快近黄昏的时候，狼子才从那地方站起来，拿上猎枪和猎物，往击毙孢子的地方走去。

毙命的孢子就像是影视里的定格那样，还保持着毙命时的形状，它的头扎在草丛里，屁股高高地蹶着，下面是一片染红了的绿草。

狼子走到孢子跟前，看了看孢子的死状，似有怜悯地默默地站了许久。后来，他把孢子轻轻地抱起来，抚摩抚摩它的身子，又将它还睁着的眼睛抚摩着合上后，才背起它踏上回家的路。

这时候，西天上的残阳，用它那同情的目光，回望了回望归途上的狼子以后，便离他而去了。

狼子的家在敖包村。这是一个有六十多户人家的大村子。老远看去，土土混混的，没有一点儿亮色，因为全村的房子都是用土坯垒的墙，用泥巴抹的顶。

敖包村里，此时很静，街上几乎看不见走动的人。尽管这样，狼子依然绕着村边儿上走。他家住在了最北边，他绕了一大圈，才到了自家门前。

狼子的家是三间土坯房一个大院子，院墙已被风雨蚀得只能看到一个轮廓。和他家紧挨着的是张贵富的房院，也是三间土坯房一个大院子，房与狼子的房连在一起，院墙蚀得跟狼子家的差不多，只是和狼子家中间的隔墙靠房子的一端，垒了一段有丈把长五尺高的墙还显得新一点。狼子开了房门正欲进去，听到脚步声，扭头看去，是张贵富。

张贵富是个四十多岁的瘦弱男子。平日里他精神萎靡，



只有遇见狼子的时候，才会挺起腰杆，装出自得的样子，而且从不拿正眼看狼子。在他看来，他即是过得再不好，即是至今还未曾娶妻，那他比狼子还是强得多，他认为他跟狼子根本就不不是一个层面一个类型的人。不过今天，张贵富倒好像有点例外，他竟然也是绕着道，从村子的那一边绕到家门口来的，只见他满头大汗，走得很急，到门前才发现狼子站在那里，不但没有顾上挺胸昂头，做出自得的样子，而且似乎吓了一跳，随之急忙开了门就进去了。

狼子看了十分纳闷。他想，这张贵富是怎么了呢？他一边想着，进了门，放下猎物，赶快走到那边墙跟前，把耳朵贴在墙上，仔细听那边的动静。

张贵富进屋以后，就把门窗关牢，赶快躲到屋角处，从怀里掏出一卷钱来慌忙地数起来。

狼子听了半天，听不到什么动静，便索然地摇摇头，仰躺到了炕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无聊地从枕头底下摸出几张女人的照片来看着。这些女人的照片都是他偷偷从杂志和报纸上剪下来的，已经破损得很厉害了。看这些女人的照片是他感情的唯一寄托。

魁梧彪悍的狼子，已过而立之年。他之所以还孤身一人，是有着痛苦的原因的。

狼子的父亲也是个猎人，多少年一直过着浪迹的生活。后来他在草原上认识了狼子的母亲，才在敖包村定居了下来。母亲在生狼子的时候，因为难产，去世了。从此狼子便跟着父亲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生活。父亲是个野性十足的男人，不懂得如何料理家里的生活。狼子能够活下来，几乎全靠了他那极强的生命力。小的时候，因为无人照料，他几次大病，烧得一连好些天不省人事，眼看就是要死的孩子了，可硬是活了过来。稍大点以后，他就成天跟着父亲在外边跑，父亲也不知如何教育儿子，只是饿了给他一块兽肉吃，渴了给他一口奶茶喝，使他从小就像个野孩子似的，衣着不整，皮肤黝黑，倒是身体非常结实，跑起来像头小豹子似的。



到狼子九岁上，父亲在打猎的时候，遭遇上老虎的攻击，负了重伤，危在旦夕。父亲临终前对狼子说：狼子，爸不行了，爸给你说句话。以后，就是你一个人过了，你要自己照应好自己。咱们是外来户，这里没有任何亲戚，会很艰难的。往后，你还得走爸的路，虽说打猎送了爸的命，可你以后还得打猎，不然你没法生活，也难有好日子过。打猎是凶险，但它能来钱。你要能攒一笔钱，到时候娶个媳妇，也就了了爸的心愿了。

狼子听了父亲这话，放声哭了。

父亲说：别哭狼子。只要你记住爸的话，会有好日子过的。他说着，从身边拿起猎枪，接着说：这枪以后就是你的命了，给你，拿着。

狼子接过猎枪以后，父亲就咽气了。

从此以后，狼子便一个人生活了。他拿着父亲交给他的那杆猎枪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生涯。年仅九岁的他，要一个人在这个没有亲人的地方生活，要拿上猎枪，去面对凶恶的野兽，其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。有一次，他去打猎，竟然遭遇到一个老虎。当时他还只有十二岁，本不打算要猎取凶猛的野兽。可那老虎的出现，让他想起了死去的父亲。难道这只老虎就是咬伤他的爸，使他爸死了的那个冤家对头吗？狼子这样想着，他那复仇的烈火立时在胸中燃烧，因此端起枪就朝那老虎打了过去。可是，没有打中。那老虎吼叫一声，就向他扑来了。他见难以敌挡，立刻撒腿就跑。那老虎十分凶猛，紧追不舍。眼看就要给那老虎追上的时候，狼子突然撞到一棵大树上，得了救命的机会，他立刻攀树而上，爬到了大树的高处。那老虎追到树下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愤怒地向树上的他吼叫。像这样危险的情景不知发生过多少次，狼子一次次都逃过了。艰难的生活和无数回危险的经历，把他打造成了一个非常坚强，无畏无惧的汉子。到了十八岁的时候，他已成为猎场上百发百中，无往不胜的有名猎手。

有一天，狼子出去打猎，凯旋而归，打的猎物整整装了



两大口袋。他背回家里以后，先煮了些，饱餐一顿。然后就睡大觉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他的欲火突然燃烧了起来。这是他有生以来，第一次这样强烈地想到女人。那欲望就像火山爆发了一般，让他无法压制，无法忍耐。他从炕上跳到地上，又跑到了院里，跑到了街上。他只想看到女人，便跳到人家家里，扒在人家窗户上去看。他看到了人家俩口子睡觉，欲望得到了些许的满足，可更高的向往让他越发地着迷。他又有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又去扒了几次人家的窗户。结果，他被人家发现了，遭到了人家的痛斥。

狼子自然也是知道脸面的人，自遭了人家的痛斥以后，他不敢再去做那种不体面的缺德事了。他想起了父亲临死前给他说过话，只要好好打猎，积攒些钱，就可以娶到媳妇的。所以，他开始早出晚归，打猎，卖钱，仔细地计划着花，把富余的钱攒起来。

然而，就在狼子把娶媳妇的钱攒得差不多了的时候，他的厄运却来到了。

这便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降落到中国人头上的那一场浩劫。这浩劫波及到敖包村以后，要求必须在这里找到斗争的对象，以说明阶级敌人无处不在，以说明这运动的伟大，正确和有声有色。于是，狼子就很自然地被揪出来了，他成了流氓坏分子，遭到批斗，游街。不光在本村批斗，游街，还被拉到周围好些村子里去批斗，去游街。这样一来，狼子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流氓大坏蛋，哪个姑娘还愿意嫁他呢？

自这以后，狼子不但找不上媳妇，处处都受到人们的歧视。村里的人，谁也不跟他来往，谁也不和他说话，连在路上碰见他，也是老远就躲了。尤其住在隔壁的张贵富，本来是个比他还大十岁的老光棍，又墙挨墙地住在一起，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按说应该对他好一些，可是不然，他比别的人更加恶视狼子，而且总要在狼子面前装出自己多么伟大的样子。这让狼子非常生气，非常难以接受。

由于处境不好，狼子几乎失去了对生活的向往，变得越



来越消沉，越来越颓靡。他不再像过去那样，起早贪黑地出去打猎，攒钱，而是混一天算一天，吃了上顿不管下顿。这样的日子已经继续了好几年，他如今已是三十开外的人了。

狼子扔下手里的女人照片，又开始想张贵富到底为什么突然那么紧张？他回想着当时的情景，感觉出来，张贵富好像有什么好事，那他究竟会有什么好事呢？

张贵富真是有了好事。几年前失踪了的弟弟贵荣，给他寄钱回来了。他是上午收到的汇款单子，当时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还是邮递员反复告诉他，确是他弟弟贵荣寄给他的钱，他这才确信无疑，赶快跑到邮局里去取。取上钱，他又高兴，又害怕。高兴的是，自己终于有钱了。害怕的是，担心有坏人盯上了，路上抢他。所以他拿上钱以后，一路紧跑。回到村子，又怕叫谁看见，便又绕着村边走，绕到了家门口。当猛然看见狼子的时候，他那害怕似乎更加地厉害，来不及顾及别的，只能赶快进门，躲开狼子的眼睛。

数完那些钱以后，张贵富首先想到的是，他终于可以用这钱娶个媳妇进来了。难道他的苦就要这样结束了吗？难道他多少年来的想望就要这样实现了吗？他简直觉得跟做梦一样。原以为弟弟贵荣失踪以后，八成是没命了，谁想到，他不但活着，还给他寄来了钱，真是个好弟弟，真是个救你哥命的好弟弟呀。为了防止意外，他把钱在几个地方藏起来，然后就想怎么落实娶媳妇的事。他想，这事不能只靠他自己，他虽然有了钱，但他不知道哪儿有媳妇可以娶啊。所以，他必须托人。托谁呢？他很快就想到了他三叔张兴。

张兴老汉已经听说了贵荣汇款回来的事。他见侄儿来找他，已经猜出了侄儿的来意，问道：听说贵荣有讯儿了，是不是啊？

张贵富回答说：是的，三叔。所以，所以我来给三叔说说。

张兴老汉高兴地说：我说贵荣没有事嘛，怎么样，他现在在哪儿，干着什么事呢？

张贵富不识字，他光顾了取钱，竟没有问人家那钱是从



什么地方寄出来的，经他三叔这样一问，很是难堪地说：我，我不知道。我光顾了……忘了问人家他，他在哪里，是做什么事的。

张兴老汉问他：怎么，他没有信啊？

张贵富说：是，他，他没有写信来呀。

张兴老汉笑笑说：瞧你，光顾高兴地取钱，也不问问钱是从哪里寄的。算了，他信大概在后边哩，看来贵荣干成了事，也没有忘记你这个哥哥啊。喜事啊贵富，你真有福气的。我知道你找三叔是什么意思，有钱了，可以找个媳妇了对不对？

张贵富只是笑着点点头。

张兴老汉问他寄回多少钱来，张贵富吱唔着，不肯说出那钱的数目，张兴老汉便赶快接上说：反正够找个女人是吧？好，这就好。三叔明天就给你去张罗。只要有了钱，找个女人不难的。这事你放心，就包在三叔的身上了。

在张兴老汉的张罗下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对象。这对象是羊圈村的，女人的名字叫巧兰。她丈夫几年前生病去世了，她一直带着儿子兔崽生活着，本不打算再嫁人，可看不见希望的艰苦生活，让她起了再嫁的念头。当张兴托人找到巧兰的时候，她只问能给多少钱，别的什么也没有问。说定以后，巧兰便找到住在同村的母亲，对母亲说：娘，我原说过不再嫁的，想把兔崽带大了也就算了。可如今您看穷的这个样子，兔崽今年都快十岁了，再过十年就该娶媳妇成家了，到那时我拿什么给他娶媳妇成家呀？带大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想还不如早一些用自己换些钱，将来兔崽也有个保证。

母亲听了，又点头又叹气，她理解女儿。她说：你想得也对，要说为了兔崽的以后，怕是不会有别的办法了。你是三十多的人了，你自己做主吧。人你见过了吗？

巧兰摇了摇头，说她没有见人。

她母亲说：你没有见人，怎么就答应了呢？总不能胡里胡涂嫁过去呀。



巧兰说：我也不是为了嫁人，他愿意出三千块钱。

母亲长叹，落泪。巧兰也哭了。母女俩哭抱在一起。母亲说：真是太难为你了。兔崽你准备带去还是？

巧兰说：我不想带，一来怕他不自在，二来不愿让他丢了这个家。这家虽说穷，总还有点地，有房子，破家值万贯。兔崽不离开这个家，就能保住这一切。再有换我的钱，到时候娶个媳妇就什么也不缺少了。我想求妈给照料照料，行吗？

母亲说：好吧，兔崽我给看着，反正在一个村里，能照料得上。

巧兰说：妈，那兔崽就托付给您了。她说着一下跪在母亲面前。母亲急忙拉女儿起来，俩人又哭抱在一起。

张贵富听三叔说，说下的媳妇人样不错，刚三十几岁，比自己小十岁多，家里的孩子也不带，高兴得什么似的。他把三千块钱给了以后，还有剩余，正可以作娶亲用，他想他该做些什么准备呢？除了刷房，买被褥买衣服以外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防备狼子。这个问题让他颇费了一番脑子，最终想好了一个他认为不错的方案。

狼子已经在家躺了好几天，这一天天还没有亮，就听到张贵富家的门响，心想这个贵富，到底有什么好事，好几天都神神秘秘的，今天又起得这样早。他想爬起来看一看，却只是翻了个身，懒得理那个冤家的事，又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

张贵富就是在这一天天不亮的时候，在村口的滩地里开始了他娶亲防贼的准备工作。他拿着铁锨、水桶、模样和抹子，在那里甩开膀子来和起了泥，抹起了坯。

早晨，当村里人起来的时候，看见张贵富已经在那滩上抹了一大片泥坯，还有和好的山一般大堆的泥，放在那里，张贵富光着膀子，满头满身的汗水，干得正在起劲。很快就许多人站在那里欣赏地看着。

狼子终于起来了。他出了门，朝张贵富家那边看了看，

